

夜生活

海男
著

许多年前他发现

在这个世界上

惟有夜色能让人

变得朦胧起来

惟有夜色可以被

人所利用

也惟有夜色不可

能出卖他

知識出版社

A r o m a t h r o u g h 夜 生 活 N i g h t

海 男 著

知 識 出 版 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 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生活/海男著. -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4.1

ISBN 7-5015-4046-2

I. 夜…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6814 号

策 划：孙莉莉

责任编辑：孙莉莉 李 任

责任校对：马 跃

责任印制：张新民

装帧设计：玛雅未来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8302)

<http://www.ecph.com.cn>

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1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5015-4046-2/I·346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上 部
上半夜

- 1 第一章·流放地
- 23 第二章·热带洞
- 44 第三章·性前史
- 65 第四章·变形记
- 85 第五章·机缘鸟
- 106 第六章·私奔者

下 部
下半夜

- 127 第一章·回城记
- 149 第二章·再生缘
- 170 第三章·后尖叫
- 191 第四章·雾中花
- 212 第五章·纹身记
- 232 第六章·私奔者

A r o m a 上 部 • 上 半 夜 N i g h t

我的目光为什么老盯着那个地方
难道那只瓶儿对我的眼睛有磁石的力量
为什么我突然心胸开朗
仿佛在黑暗的森林中照进月光

——歌德《浮士德》

第一章 流 放 地

舒丽一家被驱逐出省城的头天晚上，她同丈夫方家政的那次性生活，竟然成为留在省城的最后一次性生活，而且也是他们生命中最疯狂和忧伤的一次性生活。尔后他们便被流放到了这座西南边陲小镇芒果。

先是一辆货车载着全部家当，当然他们婚姻生活12年的家当最后不过只是几只箱子。这几只箱子是舒丽的母亲在世时留给她的，也是他们被流放的佐证之一。不过，为了保存这几只箱子，舒丽已经事先用蓝墨水将这四只棕色皮箱染成了蓝黑色，这样一来，箱子便变得斑剥不堪了，失去了佐证的原质原色。很简单，因为舒丽母亲在20世纪初叶是黑色资本家，所以，舒丽一家被流放出了省城。

舒丽先是惊恐、惶然，而后便被丈夫方家政紧拥在怀中。方家政是医生，他在流放证书降临之前曾经是省城一家区医院的副院长，他紧紧搂住舒丽的身体，仿佛在紧搂着舒丽那尖叫的舌尖。舒丽发出的那些惊恐、惶然的尖叫比别的女人更清亮、悠远，因为舒丽是省城歌剧院的歌唱家。他的拥抱果然有力量，抑制住了舒丽的一阵阵尖叫之声。

在那个夜晚，证书发出一种幽暗无边的气息，和黑夜紧密联系在一起，方家政紧搂着舒丽，两个孩子已经在外屋睡着了。两个孩子，老大叫

方汝平，老二叫方雅梅，一男一女，在流放证书未降临之前，他们曾经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流放证书限他们一家在第二天离开省城，流放之地不能选择，流放证书上已经明确地指明了流放之地：西南边陲小镇芒果。那是一个停电的夜晚，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段时间，停电是自然的事，停电的时候，整座城市变得一片黑暗。

白色灰暗的流放证书，在他们四周散发出比夜色更为暗淡无边的黑暗。突然，他们的嘴唇碰在了一起，就像油灯的火花一样开始燃烧起来。就在那个夜里，他们的身体在绝望和迷惘中发生了疯狂的性事活动。那天夜里，舒丽不顾一切地发出的尖叫声震撼了城市的耳朵，同时也震撼了两个年仅10岁、8岁的男孩和女孩的耳朵。

货车经过三天三夜，把他们送到了一座热风荡漾的县城，然后他们又搭上了一辆小马车，因为通往芒果小镇的公路消失了，只有乘坐小马车才能到达那座小镇。四只蓝黑色箱子斑斑剥剥地跟随主人搭上了小马车，摇晃了一天，终于到达了芒果小镇的镇中央。方家政执那份流放证书去寻找镇长的时候，舒丽和两个孩子就坐在箱子上。他们被夜色所笼罩，一声不吭地坐在箱子上，四周是幽暗的，然而在仰望星空的时候，舒丽和孩子们却开始不约而同地兴奋起来了。

无边无际的星空笼罩在他们头顶，孩子们开始数起星星来，因为在城市要看星空是很艰难的，除非跑到郊外农村。舒丽也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她感觉到从干燥的嗓子里突然涌出一种音符，她似乎忘记了自己流放的身份，仿佛置身在一座巨大无边的舞台之上，仿佛置身在竖琴、钢琴的音符之中，她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嘴唇微微地蠕动着。她仰起头来，凝望着星空，突然爆发出了一阵悠远的声音，她的声音把整座小镇突然从睡梦之中吵醒了。而她呢，依然将音符——歌剧《茶花女》中的音符绵延而出，但无人听得懂她用意大利语唱的音符。当她发现芒

果小镇的镇民们从四面八方向她涌来时，她犹如梦醒一般惶然地摇摇头告诉自己这不是省城歌剧院。

镇民们涌在四周，很显然，他们是在梦醒之后顺着声音飘动而来的，但他们没有想到，发出这种怪异之声的竟然是一个女人：她披着长发，旁边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和四只斑斑剥剥的箱子。

就在这时，方家政把镇长带来了。镇长是一位50多岁的男人，他手里捏着那份流放证书，他的目光看上去很仁慈，他站在中央当着镇民们的面宣布了一个决定：从今以后芒果小镇将接纳从城里来的方家政医生一家。镇长巧妙地省去了流放二字。而后在镇民们好奇的目光簇拥之下，镇长带着他们一家来到了一座废弃许久的庭院。舒丽一进院子，就听见了老鼠在窜动的声音，而她的两个孩子则发现了悬挂在院子中的一个又一个蜘蛛网。

镇民们在镇长的带领下帮助他们连夜清理房子，屋子里的老鼠窝被捣毁了，几个镇民甚至抓起了正在交配中的一对老鼠的尾巴。当他们拎着尾巴在屋子里晃动时，舒丽又一次发出了一声尖叫。他们打死了一群老鼠，一个镇民松开了院子里的泥土，这里过去曾经是一座花园，现在却凋零了，几个镇民将一群老鼠的尸体埋在了凋零的花园之下。

悬挂在空中的蜘蛛网也很快就被清除了，镇民们之所以积极地配合镇长，是因为镇长事先已经告诉他们，从此以后，镇里的卫生所将由省城来的医生方家政接管。方家政将出任卫生所的所长，因为他是省里的医生。善良的镇长仁慈地隐瞒了他们流放的理由，在离开之前，他当他们全家的面站在凋零的花园之中，划燃一根火柴亲手烧毁了那份流放证书。

这是一座庭院，有花园，有两层楼的房子，镇长说，这是镇上的一套公房，他们可以永久地住下去，住多长时间都行，直到他们的流放生活结束那一天为止。镇长说完这话就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们

一家感动地站在夜色深处目送着镇长的背影。方家政走过来抓住舒丽的手说：“在我们还没有让镇里人了解我们之前，你要暂时停止你的练声。你知道吗？刚才，你的声音把镇里人从梦中吵醒了，他们根本就听不懂你在唱什么，他们被吓坏了，知道吗？”舒丽更加恍惚地点点头。这个夜里，舒丽在楼上穿行着，尽管寻找到了是一座庭院，但她仍然感到空虚至极，她的钢琴没有了，她的钢琴在流放之前已经被没收了。

那个夜晚，舒丽不得不与方家政分床而眠，因为根本就没有宽床。在一间大房子里，有两张小床，它们从前曾经是老鼠们筑巢的地方，虽然老鼠们已经被埋葬在花园里了，然而，刺鼻的鼠味仍然弥漫着整个空间。另一间房子里，有另外两张床让他们的孩子睡着。舒丽因为流放的奔波很快就在那张小床上睡着了，她在梦中梦见了一片波浪，她置身在波浪中练声，她在《茶花女》中扮演茶花女，所以她一遍又一遍地哼着茶花女的唱腔。她在梦中第一次抑制了自己的嗓音，不让声音越过嗓门。这时候她突然被一种热风吹醒了，她头一次体验到了这座热带小镇就像一座火炉般包围着自己，不仅仅感觉到炎热，她还借着夜色看到了丈夫方家政的裸体。在睡觉之前，她曾经看到方家政站在院子里的水井边冲凉，当方家政举起一桶水往身上浇时，舒丽已经感觉到了世界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沐浴房了，再也不可能站在沐浴房间里从容自如地哼着意大利歌剧洗澡了。

直到此刻，她才感觉到身体燥热难受，她需要洗一个澡。她希望在黎明降临之前站在井栏边尽快地洗一个澡。她穿着睡衣下了楼，来到井边，她头一次面对着一口水井，头一次把水桶抛入井水中，头一次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就在这一刻，她知道她的流放生涯在芒果小镇真正地开始了。她模仿着丈夫的姿态，将一桶水拎起来，举过自己的头顶，从头上往下浇去，凉爽的水顿时从她肌肤上往下流着，使她尝试了一次井边的沐浴生活。这时候她告诫自己说：从此以后就要习惯于这种生活了。

三天后的早晨，舒丽终于走出了小镇。在这三天时间里，她一直在寻找一个供她练声的地方，每当清晨降临时，她的嗓子就会发痒。在省城时，她起得很早，因为附近就是公园，带着公园月票，她就可以每天凌晨溜进公园深处。她也许是第一个溜进公园的，所以她总是可以占据公园深处一处幽静的小树林，她的嗓音无形间为她筑起了一道墙壁，那些早晨在公园中锻炼的人总会游离在她筑起的墙壁之外。

很长时间以来，到公园中练声已经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活动。三天来她一直在寻找公园，她企盼着小镇能出现一座大公园。她穿着一条裙子，裙子在这座热带的城镇并不时髦，因为天气炎热，这座城镇的女人都穿裙子，甚至看不见穿裤子的女人。遗憾的是当她穿着那条裙子穿越整座小镇时，竟然找不到一座公园。

很显然，使她区别于城镇女人的不是她的裙子，而是她唱歌剧的嗓子。一直簇拥在她内心的音符像泉水般涌出来，所有城镇的男人和女人都像观看异物一样看着她，因为在这座城镇从来不知道意大利歌剧是什么，更不知道《茶花女》是什么。而她呢？此刻终于发现了城镇外的一条小路。

小路外面是热带地区的芒果树，从咖啡林区往上走是山冈。她生命中从未出现过这样起伏的绿色山冈。往上走，她突然看见了一座又一座插入泥土的墓碑，这是墓园，然而在蔚蓝的云层之下，在大地燥热的气息笼罩之中，绵延在山冈上的陵墓并不阴郁，它们仿佛就是舒丽来到小镇之后所要寻找的那座生命中的公园。

周围是野生植物，把墓园环绕其间，一些野花散发出幽香向着舒丽袭来，这是她流放生涯中最愉快的一个时刻。她突然庄重地站在陵墓深处，发出了意大利歌剧的一阵又一阵练声曲。她的嗓音越过山冈和小路传递到了一个人的耳朵前，只有一个人听见了她的嗓音，这个人就是舒丽的丈夫方家政。

此刻方家政正站在卫生所里，他刚把听诊器伸进一个病人的胸前，就听见了那熟悉的晨练声。

20世纪70年代的芒果小镇，老鼠频繁地悠游。这并不奇怪，老鼠们活动在隐蔽的洞穴深处，它们的洞穴在小镇外的田野上，在小镇被废弃的庭院中，然而，当方家政看到窜动在卫生所里的老鼠群时，他还是感觉到一种震惊，而后是悲哀。

卫生所就是医院，它不应该是鼠群流窜的地方……不过，在他所置身的时代，似乎人和畜类一样都在流窜着，运动着。方家政在流放之前和唱歌剧的舒丽拥有一处稳定的、幸福的巢穴，每个星期他都会和舒丽过三次性生活，所以即使在流放前夕的头天晚上，他同样能疯狂地和舒丽进行性事。尽管他们已经有11年的婚姻史了，然而，沉溺在性事中的激情依然不减。从他见到舒丽的那天开始，他对她的身体就充满了激情。当时舒丽还是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他们是在偶然中相遇的。那时候方家政已经是省城区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了，他21岁，而舒丽才20岁，不过舒丽快毕业了。他第三次见到舒丽时，舒丽已经被分配到歌剧院，他对舒丽的嗓音并不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是歌剧盲人，他听不出舒丽唱歌剧时流畅起伏的旋律，也寻找不到意大利歌剧的意义。然而，他却迷恋唱意大利歌剧的舒丽迷人的身体。

舒丽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时，穿一件白色的紧身连衣裙。她的脖颈纤细，身体修长，然而她的丰乳在那个时期已经像两只石榴一样悬挂在树枝上。这是第一个让方家政动心的女人，可以这样说，在未遇到舒丽之前，他的身体根本就没有为任何女人燃烧起情欲之火。所以，当他第三次与舒丽见面时，就开始向她求婚。她仰起头来问他为什么向她求婚，那时候他们坐在公园深处的椅子上。他突然把手伸向了舒丽的丰乳，捧着她的丰乳说：“因为，我爱你的丰乳，胜过了我爱世界上的一切。”这个理由就是他求婚的理由吗？

舒丽毕业以后就嫁给了方家政。婚姻生活开始以后，方家政除了从身体中燃烧着情欲之外，也燃烧着他对舒丽的爱情，这种爱情很快就让舒丽怀孕了。但即使在舒丽怀孕的日子里，他也同样看见舒丽挺着腹部溜进公园深处去练声。舒丽除了在公园深处练声之外，有时也在家里练，他已经熟悉了舒丽练声时的腔调。

所以，当舒丽的晨练声穿越起伏的山冈，到达他的耳朵时，他的手颤动了一下，他的目光也本能地穿过卫生所的庭院。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木式庭院。他想，他的耳朵能够听见舒丽的意大利练声调，第一是因为舒丽的意大利练声调充满磁性的力量，它可以舒缓忧伤地穿越距离；第二是因为他所置身的这座小镇很小很宁静，除了集上的声音之外，仿佛小镇置身在梦境之中，甚至连风儿吹响卫生所木板墙的声音也变得清晰有力。

他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显然就是舒丽的练声。舒丽已经找到了练声的地方。三天来，他总是感觉到舒丽急促而恍惚地周游于整座小镇，他似乎看见了舒丽的丰乳在微微地起伏着、颤动着。每当舒丽发出意大利歌剧的练声时，舒丽的胸部就像被藤蔓缠住了，她想挣扎出来，她想挣扎出那些藤蔓，因为她想寻找到歌唱的自由天地。

有一点他和舒丽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当舒丽穿行在小镇中寻找练声的隐蔽之所时，方家政也在寻找着卫生所的位置。他是医生，他的家远在外省的一座小县城，父母早已过世，他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舒丽和他创造的这个家之外，另外一个家必须有手术器械，必须有来苏尔，有听诊器……他是医生，所以只要在流放中找到他的位置，他就永远不会寂寞。他的流放生活中出现了一座卫生所，尽管卫生所充满老鼠的流窜声。

可他忧虑的是舒丽，他的目光越过卫生院，试图想为此寻找到那个意大利歌剧练声区。刹那间，他知道了整座小镇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知

道什么是意大利歌剧，而且准确地说，他也并不知道什么是意大利歌剧，只是由于他是唱意大利歌剧的女人的丈夫，由于这种耳鬓厮磨的关系，他才在所有声音中可以分辨出意大利歌剧的腔调，他已经习惯了倾听这种练声调子。

因为每天晚上他就睡在她身边，而且每周有三个晚上，他们都会沉溺于性生活之中。每当她达到性高潮时，就会发出忘情的尖叫，即使他们有了孩子，即使他用手捂住她的嘴，她仍然会发出尖叫，她发出的尖叫绵延得很长久，那些绵延出去的尖叫之声就像她练声时的音符，很抒情、很忧伤、很诗意地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了他的性欲之火。

直到晚上他才见到了舒丽，她显得很平静，看不出在这座边陲小镇流放的任何悲伤，甚至他还感受到了她的快乐，看得出来她已经寻找到了她的世界，她的意大利歌剧的练声之处。但他从不过问她的事，就像她从不过问他的事一样，不过，他感到这是一个谜。第二天早晨，她起得很早，似乎比在省城生活时还稍早一些，她起床的声音很轻柔。他眯着双眼，他虽然佯装入睡，还没有醒来，却已看见她站在卧房中让睡衣从肩膀上滑落，这是她在早晨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只不过，在省城的卧房中，她是面对着墙上的穿衣镜让睡衣从肩上滑落而下。现在，没有镜子了，睡衣从她肩头滑落下来的速度变得恍惚，但无论如何始终是要从她肩头滑落下来的。

她变成了裸体，她的裸体虽然置换了场景，然而依然那样性感。结婚生孩子以后，她的身体变丰腴了，胸部更能激起他的情欲之火。然而，此刻，他抑制住了他的情欲之火，因为他想知道在这个凌晨，她会上哪里去，她前往哪里去练习她的意大利歌剧，这似乎是一个谜。她性感的裸体只停留了片刻，便已经换上了一套洁白连衣裙，这似乎是她早晨练声的连衣裙。她出了门，她轻盈地溜了出去，这是舒丽一贯的风格，从新婚度蜜月的第一天开始，她就从不放过早晨的时光。

他想探究她练声的场景，因此他紧跟她身后，当她溜出庭院时，整座小镇似乎刚刚从梦境中醒来。她身穿白色连衣裙，长发披肩，沿着小镇外的一条小路走着。在这条路上总共有3口水井，镇上的人们通常喝井里的水，很显然，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

舒丽的身体舒展着，仿佛已在飘动起来，这是方家政头一次跟踪她。一个女人，一个唱意大利歌剧的女人，一个因流放而失去歌剧舞台的女人，她就是方家政的妻子。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这个女人除了在性事中疯狂地扭动身体，除了在他身体下面发出舒畅的尖叫之声，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种疯狂。

沿着小镇外的热带小路，舒丽狂野地奔跑着，奔向她的意大利练声场地。他紧跟在她身后，突然意识到：舒丽只不过是前面不远处的那片起伏的山冈上练声而已，用不着再继续追下去了。那天晚上，从卫生所回到流放之家，他看见舒丽在沐浴，这个女人已经入乡随俗，正坐在一只木盆中赤身裸体地看着他。

这天晚上，在流放地，西南边陲的一座小镇，热风从窗棂中吹进来，他的情欲之火和她的情欲之火同样热烈地燃烧起来了。他们俩人突然把两张小床并列起来，变成了一张宽床，在床上，她不住地尖叫着，他不得不用胸膛盖住她的嘴，低声说：“轻一些，你的声音会把整座小镇吵醒的。”她在他身体下颤抖着，微微地喘着气。很久以后他才知道，正是她的尖叫声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燃起他的情欲之火。

她的尖叫声就像方家政所预感到的那样，在那天夜里传入了一个青年人的耳朵中。他叫杨柳，年仅18岁，那天晚上正枕着他的长箫睡觉。她的情欲之火的一声声尖叫传入了隔壁，他从一阵梦魇似的惊恐中猛然醒来，推开紧箍住他身体的那种尖叫，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口。

许多天以前，他就看见隔壁那座废弃的庭院中住进了一家人。他知道那个男人是医生，但他不知道那个身材修长的女人是干什么的。镇里

的人传出谣言说那个女人精神不正常，嘴里常发出一种不明不白的声音。他像镇里所有人一样不知道那种声音是意大利歌剧腔调，但有一点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喜欢吹长箫，这是父亲留给他的。父亲已经在10年前离开人世了，而母亲去世得更早，在他年仅3岁时便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许多年来他都跟姐姐杨香相依为命。

他站在窗口，久久地回味着在梦中和现实中听见的那声尖叫。三天以后他又一次听见了类似的尖叫，但不是一种梦魇，当尖叫之声隔着另一座庭院从热风中传入他耳朵时，他的身体本能地被震撼了一下。现在他清楚了，这个女人的尖叫是从隔壁而来的，是从那个身材修长的女人嘴里发出的。

他起得很早，站在窗口，看见了那女人穿着白色连衣裙拉开了门栓，溜了出去，她虽然身材修长，然而她的身体和脚步声却很轻盈。他很好奇，因为这个女人的嗓音会在半夜发出尖叫，他已经听过两次这种尖叫之声了，他计算了一下，每隔三天这个女人就会发出一声尖叫，难道这就是镇里人传说中的那种精神不正常状态吗？

他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跟上她的身影的，因为好奇，因为他始终觉得她的身体在飘动，像一团洁白的云絮一样朝前飘动。在这样宁静的早晨，他很想知道这个女人要到哪里去，这也许是他少年生活枯燥乏味现实中的一道神秘的风景。

他跟上了她的影子，然而他并没有像舒丽的丈夫方家政那样走到中途就绕了回来，因为对方家政来说，他已经知道舒丽奔往小镇外起伏中的山冈，只是为了晨练意大利歌剧而已。而对于少年杨柳来说，就不一样了。

杨柳一边隐蔽着自己，一边跟上舒丽的影子，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年仅18岁的少年杨柳的命运开始出现了转折，而这一切都跟舒丽有关系。不知道为什么，舒丽在前面充满激情地、轻盈地奔跑着，而少年杨

柳却忘却一切地在后面紧追。这是一座朝上漫延的山冈，杨柳知道再往上走就是小镇的墓园，但他已经没有时间追问这是为什么了，因为这个时刻的杨柳正置身在一个女人给他带来的神秘现实之中，他根本就来不及追问：那个朝前奔跑的女人已经离墓地很近了，在这样一个凌晨，这个女人到墓地去干什么呢？

在他看来，女人就像一只白鸟，不是朝前奔跑，而是朝前飞翔，尽管飞翔的姿势很低很低。在少年杨柳看来，只要他跟上女人的影子，他就可以感觉到自己18岁的身体在飘动，甚至像鸟儿一样飘动起来。在少年杨柳看来，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追上前面的女人，追上她那像一只鸟儿般飞翔起来的姿态，因为18年来，每当他在黑夜中手执长箫时，总是期待着这样一种飞翔，但少年杨柳从未想到过，此刻是一个女人在引领他飞翔。

这个女人是在一个繁星笼罩的夜晚，乘着一辆小马车来到小镇的。当然，那天夜里，杨柳正在抚着长箫，这是儿时父亲遗留给他的一管长箫，除了长箫之外，父亲没有给他遗留下别的任何东西，甚至连音符也没有遗留给他。18年来，他一直在有意识地寻找音符，他的长箫中发出的旋律长久地笼罩着小镇，也可以说小镇在长久地笼罩着他的长箫。镇里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少年杨柳怀中的那管长箫，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无形之中，用耳朵领教过他从风中吹来的长箫之声。那些年老的人甚至可以讲述这个少年的父亲与长箫的事，不过，这些故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

此刻，少年杨柳不顾一切地朝前奔跑着，他不能确信自己已经飞翔起来了，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影子还贴紧大地，他知道只有离开地面的那个女人才飞翔起来了，像一只白鸟一样。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刻已经来临，少年杨柳站在了墓地边缘。突然，他发现那个像一只白鸟般飞翔在山冈上的女人竟突然消失了。

觉得突然的少年杨柳，这时在这个世界上倾听到了最舒缓的、抒情

的旋律，他虽听不懂旋律中的内容，但却能够感受到旋律中的情感，从他靠近父亲遗留给他的那管长箫开始，他便伸出双手触摸到了第一个音符，那音符就是情感。

对长箫的迷恋使他不由自主地寻找着音符，也使少年杨柳不停地变奏出自己孤独的情感，但他在生命中从未想象过在这样一个早晨，一种从女人喉咙中震荡而出的声音，会优美而伤感地笼罩住他进入18岁的生活。他同时被震惊的还有他的眼睛，因为他突然用眼睛寻找到了那个像白鸟一样飞动的女人此刻就犹如悬挂在树枝上。事实上那个女人正置身在墓园的最高处，在她头顶是一棵有两三百年历史的大青树笼罩着。

他在低处仰起头来看见了这个女人，声音正是从这个女人的身体中发出来的。当她发出声音时，她的身体波动着，犹如少年杨柳在寻找长箫旋律的黑夜中梦见的一个世界，这世界就像大海般深远、辽阔，波动如潮，在远方深邃的黑暗中来回漾动，同时也在他18岁的身体中漾动。就在这一刻，少年的心怦怦地跳动起来。18年来他从未为任何人心跳过，就在这一刻，少年杨柳看见了自己的偶像。

他并不知道女人在唱歌剧，也并不知道这个身体像鸟儿一样升起，又像鸟儿一样落在山冈墓园中的女人，在流放生活中已经失去了她心爱的歌剧院，失去了她晨练意大利歌剧的公园，失去了她的舞台。少年并不知道流放这个词汇是什么。

当小马车的车轮之声在那天半夜响彻在小镇时，随即他和小镇所有的人都倾听到了这声音，除了他一个人把这种声音归为音符之外，小镇上的所有人都把这个女人的声音视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发出的呓语。

刹那间，他的身体仿佛触了磁铁一般，18年来他的生命从未如此激情洋溢过，因为18年来他一直在黝黯的生活中孤独地寻找着音符，没有任何人成为他的同谋，站在他的旁边。而这个女人就在他旁边，在那棵大青树下，置身在死者们的旁边，身体波动着，发出了悦耳的、震荡他